

## 編者 的話 從「文革」三十周年想到中國的明天

今年的五月十六日，在歷史上是平平無奇的日子。但三十年前的這一天，卻正好是歷史學家相對認同的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起點。三十年前的五月十六日，中共中央發佈了著名的「五一六通知」，掀起了整整十年天翻地覆的政治波濤。

對國內新生代來說，「文革」的意義似乎止於一個歷史名詞；再且，中國歷史書對「文革」著墨不多，要求新生代對「文革」歷史產生濃厚興趣，似乎是苛刻一點。然而，現時在中國社會居於領導地位的老年及中年階層，在「文革」期間正是首當其衝的一群；現在的中年，在六十年代剛好是「上山下鄉」的知識青年。他們的學業、事業、親情以至愛情，無不受到「文革」的衝擊。「文革」在他們的生命中肯定留下深刻的烙印。奇怪的是，國內的領導層現時卻對「文革」隻字不提，既不反省，也不討論。無疑使人產生「有口難言」的感慨。

中國領導層不提「文革」，並不表示「文革」經已過去。「文革」的受害者大部份仍舊在世，「文革」所遺留下來的歷史痕跡許多尚存社會內，揮之不去。

中國高層不提「文革」，並非歷來如此。在八十年代初期及中期，反省「文革」的活動曾風行一時。多部涉及「文革」的專著先後出版，「文革」研究並非學術或政治禁忌。相反，直至最近幾年，當局才刻意低調處理「文革」的歷史。

對「文革」的失憶，也非出於時間因素。「二萬五千里長征」發生至今已六十周年，中共中央不但對之沒有遺忘，更有意熱烈慶祝一番。對「文革」的冷感，只是蓄意的低調處理而已。說到低調處理歷史，筆者立即會聯想到當局對「六·四」的處理態度。一九八九年的民運以鎮壓告終，事件發生至今僅僅七年，但政府經已刻意將事情淡化，希望國人「忘卻」過去，放眼「未來」。假如僅僅七年前的「六·四」可以忘記，則更難免會對三十年前的「文革」作選擇性的「失憶」了。

從「六·四」回到「文革」，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的外弛內張。政府表面上裝作無事，內裡緊張得很。這種張力使到執政者經常處於過敏狀態，惶恐不可終日，對於可能出現的未明朗因素，都列為對自己的威脅。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，「寧枉無縱」便成了行事的主要原則。如此一來，對人權及對公民的尊重，就很難達到理想的境地。這可以解釋何以當局對待一些八九民運人士，在刑滿釋放之後仍然諸多限制。

然而，也許當政者沒有注意到，正是這種內裡緊張的「威脅論」，令到他們無法引援歷史前鑑，再三犯上為鏟除威脅而先發制人的政治悲劇。從「文革」以至「六·四」，可以說是為政者的政治心魔作祟。這個心魔一日不除，當局永難對歷史作出公正的評價，亦難令政治走上真正健康的道路。

林瑞琪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二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